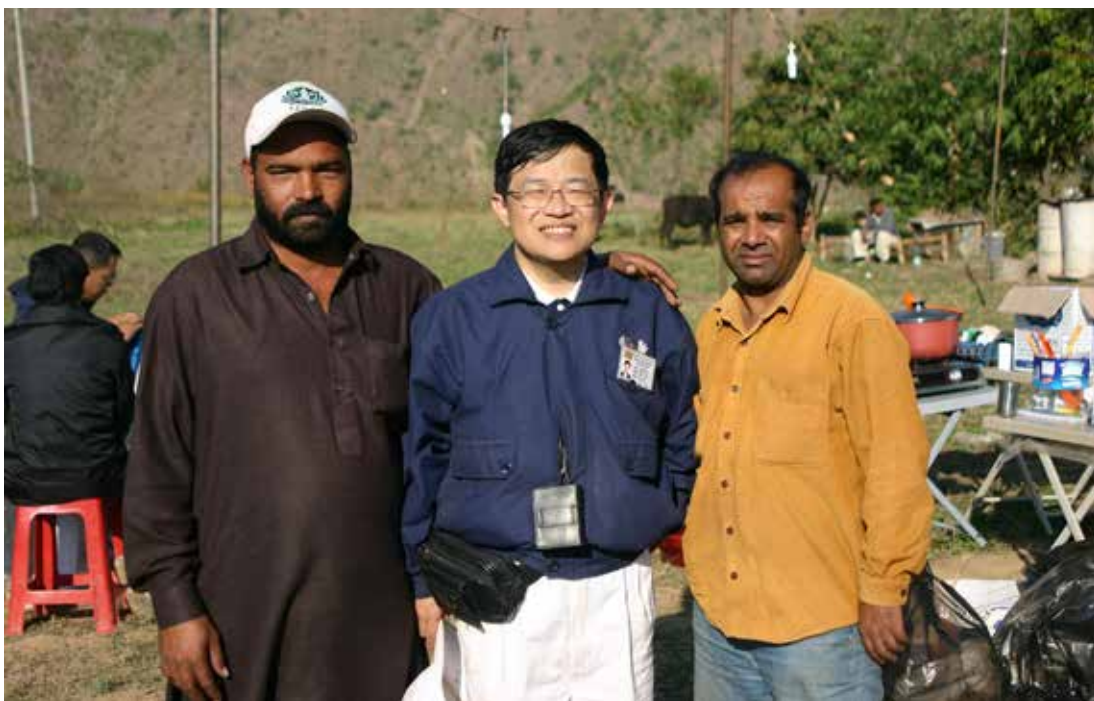


無比的榮耀

巴基斯坦義診行紀

文 / 賴育民 大林慈濟醫院社區醫療部副主任



「巴基斯坦」，一個陌生的國度；
「喀什米爾」，一個遙遠的地理名詞。是什麼樣的因緣，我今來到這裡一遭？難道只因為一場無情的大地震？當異鄉的昏暗光點由遠而近，我的心裡浮現了這個問題。此時我們乘坐的巴航客機正緩緩地降落在伊斯蘭瑪巴德國際機場的跑道上。兩個星期之後當我又坐上回台灣的巴航班機，心中已經有了肯定的答案。

由於交通不便以及地震破壞所造成的阻隔，我們這一團活動的範圍大致上限於巴屬喀什米爾的穆城，附近傑冷河谷的兩個義診點(坎達貝拉、班加布拉)，以及賑災物資發放點哈提揚，這些當初爲了怕忘記而記在本子上的地名，如今變成像故鄉一般熟悉。

兩個星期中陪伴我們的景物是看不到盡頭的，童山濯濯的山脈、滾滾濁流，

雪山流下的河、黃土飛揚，顛簸不堪的道路、全倒或半倒，無法居住的房子，以及在路上或走或坐，不知何處可歸的喀什米爾人。除了回教開齋節(類似我們的農曆新年)那幾天，許多天真爛漫的孩童穿著他們最好的衣服來探視我們的帳棚，幾乎沒有看到任何一張快樂的臉龐，然而卻也沒有看到幾個哭泣怨懟的人。這群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邊境，飽受戰火蹂躪的人們看來是如此的堅強。我不知道是因為真主阿拉的陪伴還是因為淚早已流乾？更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可怕的天災還要臨到他們身上？

環境的考驗是很嚴苛的，中午時氣溫可以到攝氏三十度，晚上卻迅速降到十度以下，兩週後當我們賦歸時，週遭的高山已經覆滿白雪。乾燥的空氣，忙起來忘了喝水時便會脫水而不適；營區缺水、電，盥洗不便，幸而有經驗豐富的總務師兄們辛勤準備，每一天吃得飽、穿得暖，相較於災民還有協助我們的軍人，我們的生活實在是夠優渥了。即便是如此，回家時每一個人都瘦了一圈，而且有好幾個人嚴重感冒。

每日起床簡短的晨會之後，我們搭上廂型車趕赴最遠約一小時車程的義診點，走過扭曲的吊橋、走過巨石爭道的小徑，開始一天的工作。有時走過曲仄的山路，到災民家中訪診，有時和同行的醫師共同討論、分工合作。清一色的藍天白雲、整齊的儀容的隊伍使我們不管到哪裡都受到最大的注目和歡迎。以一個醫療隊受限的

資源，大家豐富的識能與熱誠讓我們的工作有超越性的成果。太多太多的人與事，他們的名字和形貌一直在我心裡。有時早晨醒來會有一種感覺：待一會兒我們就要再集合，一同趕赴某一個災區去助人。只是回台灣後日子又迅即被工作佔滿，太多的感動充塞在胸臆之中，沒有時間整理，讓它們沈澱為文字。

十一月十號早上經由巴國軍方協助，我們在哈提揚發放賑災物資。好多災民從遙遠的山上跋涉下來。簡守信副院長讀上人的慰問信，唱手語歌「因為我們是一家人」時，連嚴肅的巴國軍官都跟我們一起手舞足蹈起來。

發放時，一個災民突然輕輕托起了我的右手，彎下腰來用額頭輕觸我的手背(阿貴師兄說這是他們禮敬最尊者的儀式)，那一瞬間我的眼眶溢滿了淚水，我知道了，原來我不是一個人來的，甚至也不只是隨著這一團的師兄們來的。我們是上人的手，我們是全球慈濟人的手，超越時空的樊籬，來到這裡，膚慰這群受苦的人。是啊，若不是上人的護持，若不是全球慈濟人的捐助、以及多少身懷絕技的師兄姊在交通、運補、與當地政府協調等複雜到難以想像的行政事務上，竭盡心力的奉獻，我又何德何能站在這個異鄉的土地上呢？

我不知道如何描述心中的感動，言語太有限了，只能說：身為一個慈濟人，身為這個團隊的一份子，我的心中有著無比的榮耀。

